



“云山茫茫，我送你一个握手。”1930年，茅盾在《写给苦闷青年的一封信》中，向身处迷惘的年轻人伸出了手。那是一个风雨如晦的年代，无数青年在时代的洪流中找不到方向。茅盾没有居高临下地施舍同情，而是以平等的姿态，握住了一个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手。

近百年后，2026年6月16日，桐乡茅盾中学艺术中心报告厅，茅盾1930年送给青年的“握手”，在会场上被很多人念起。

这是第六届茅盾新人奖颁奖典礼，台下坐满了身穿校服的茅盾中学学生，他们的目光落在台上：宝树、朱婧、陈培浩等茅盾新人奖获得者，丁墨、天蚕土豆、匪迦等茅盾新人奖·网络文学奖获得者先后登台，并肩而立，共同接过以茅盾先生命名的文学奖。

校园内，茅盾雕像静静矗立。茅盾先生生于1896年7月4日，今年是他诞辰130周年。

云山茫茫，这是茅盾和青年的再一次“握手”。那么，茅盾的“握手”，每一次，握住的又是什么？



第六届茅盾新人奖颁奖典礼现场

## 第一次握手

1930年：乱世中的一封回信

颁奖舞台上，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毕飞宇将新人奖奖杯递给作家朱婧手中。朱婧的获奖感言，牵起那段百年前的往事：“茅盾先生36岁就写出《子夜》，是青年作家的标杆。上世纪20年代他主编《小说月报》，倾力提携文学新人，曾说要送给青年人一个‘握手’。这份文学善意，我也想传递给在场的年轻学子。”

与她同台领奖的嘉兴海盐籍科幻作家宝树，从茅盾长孙沈韦宇手上接过奖杯，一句“站在这里，宛如梦中”道尽十余年创作心路。

沈韦宇语气温厚却掷地有声：“爷爷生前很重视对年轻作家的帮助和发掘，茅盾新人奖是对他意志的传承。”沈韦宇记得自己上高二时，一位朋友一时兴起写了篇中篇小说，“那其实还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作品，爷爷不仅看了，还应邀给文章题了名”，并叮嘱年轻人“爱好写作就要勤写多练”。在沈韦宇看来，爷爷把提携后辈当成了自己本职工作的一部分。

把时针拨回1930年，彼时的茅盾刚从日本归国，距大革命失败已三年，胃病、眼病、神经衰弱一齐袭来，但他没有沉默。当时无数年轻人从乡村、小城涌向都市，怀抱理想却撞上失业与迷惘。茅盾在叶圣陶主编的杂志《中学生》上，以回信的方式，回应了他们的“苦闷”。

“朋友！你的苦闷，是怎样才能活得更意义。”茅盾在信中对素未谋面的青年说，不想给“空心汤圆”，只想请对方“吃点辣子”。他在给出“握手”的同时告诉年轻人：“你是一个青年人，应该有一点‘泼皮’的精神，什么都不怕一试，试得不对，什么都不怕丢开另来。”

这封信，带着推人往前走的力量。递过来的“握手”背后，是尖锐清醒的警醒：心怀家国的宏大理想，更要俯身扎根现实，大处落眼，小处着手。

这场纸面上的“握手”，从来不是一时兴起的抒情，而是茅盾贯穿一生的文学践行。

早在1920年，二十四岁的茅盾接手革新《小说月报》，大刀阔斧剔除旧式消遣文字，将刊物打造成新文学青年的阵地。彼时无名新人的来稿，他逐字审阅、亲笔点评，叶圣陶、冰心、丁玲等后来的文坛大家，处女作皆经他之手刊发。他不看出身，不限文体，打破雅俗壁垒，主动译介《二十世纪之后之南极》等科幻与域外小说，为新文学拓荒开路。

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陈二厚在颁奖典礼上提到，茅盾素以“文坛伯乐”“热心园丁”著称，终其一生不遗余力扶持后辈。据《文艺报》记载，新中国成立前后成长起来的作家中，被茅盾评论提携过的数以百计，我们今天熟悉的那些现代文学大家，像丁玲、沙汀、臧克家、萧红等，他们的文学道路上，都有茅盾这个引路人。

有些作家因茅盾的评论和提携，改变了人生命运。

茹志鹃的《百合花》初出时并未引起广泛关注，茅盾读后专写评论充分肯定，让一度被退稿的她备受鼓舞；姚雪垠的《差半车麦秸》遭冷遇，茅盾慧眼识珠，一篇短评让它一夜成名，晚年茅盾视力衰退，仍逐字通读姚雪垠的《李自成》，写下数万字修改意见；青年文论家李南卓早逝，茅盾奔走整理遗作，留住青年思想火种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陆文夫、玛拉沁夫等大批青年创作者，都收到过茅盾亲笔书信与手稿批注，他始终以平等姿态与青年探讨写作、剖析时代。

“我理解的茅盾新人奖精神源头，正是茅盾先生文学青年时代《蚀》《子夜》等小说体现的‘为人生’抱负。”朱婧说。今天的后辈无法与茅盾直接对话，却可以在他的作品里读到茅盾文学的模样。

《春蚕》《林家铺子》落笔底层百姓生计，《子夜》“让1930年动荡的中国得以全面地表现”，茅盾以小说、评论聚焦和反馈社会的大漩涡、大浪潮、大矛盾。

1930年代的“握手”，是乱世中对青年精神的救赎，更是一次次对青年作家的提携。茅盾伸出的不只是慰藉之手，更是引路之手、托举之手。他告诉青年，文学的使命是“为人生，为社会，为民族”。这颗文学火种，跨越近百年，落在桐乡茅盾中学的颁奖舞台上，被朱婧、宝树、黄平等新一代写作者郑重接住。

## 第二次握手

2016年：一座奖的十年深耕

1981年，茅盾逝世前捐出25万元稿费设立茅盾文学奖，将“为鼓励长篇小说创作尽最后一份力”的遗愿托付后世。

三十四年后，2015年中华文学基金会联合桐乡市人民政府正式发起茅盾文学奖新人奖（后更名茅盾新人奖），每两年一届，面向45周岁以下青年作家、评论家。2016年恰逢茅盾诞辰120周年，首届颁奖落地桐乡，完成又一次跨越时空的“握手”：把茅盾扶持新人的心愿，转化为稳定、多元、长效的制度化机制。

第二届增设网络文学新人奖，打破纯文学对奖项的垄断。截至2026年第六届，累计诞生60名茅盾新人奖得主、50名网络文学奖得主，百余位青年创作者借此走进大众视野，成长为新时代文学中坚。

往届获奖者的轨迹，印证着十年耕耘的价值。传统文学赛道，李娟、滕肖澜、纪红建等先后斩获鲁迅文学奖，马伯庸则以《长安十二时辰》《显微镜下的大明》等作品打通文学与影视、动漫的产业边界；网络文学赛道，唐家三少、南派三叔、紫金陈、匪我思存、蝴蝶蓝等作家，以优质IP串联影视、动漫、有声书产业链，《隐秘的角落》《长安十二时辰》等改编剧成为全民爆款。

第六届名单同样多元。在茅盾新人奖论坛板块，嘉兴海盐籍科幻作家宝树以《你已生活在未来》等融合社会变迁与宇宙幻想，丰富了科幻文学的表现领域；朱婧深耕女性都市叙事，捕捉当代女性隐秘精神困境；评论家黄平在一边深耕现代文学批评，一边创作悬疑小说，在理性学术与通俗叙事之间自由游走；周明全、陈培浩、邹胜念等，则分别从评论、诗歌等维度拓宽青年文学的表达边界。

在茅盾新人奖·网络文学板块，悬疑情感标杆丁墨，作品兼具人性温度与社会观察；玄幻代表天蚕土豆，为玄幻小说的表现力和感召力树立了艺术的标准；匪迦聚焦大国工业、航天科幻，《北斗星辰》《关键路径》扎根中国科技现实；玄色、飘荡墨尔本、杀虫队队员等创作者，以多元叙事联结读者情感。

中华文学基金会理事长施战军提出青年创作者的三条准则：起点要高，最终极的是人与自然的永恒对话；支点离不开真善美的朴素要求；落点要低，与每一个平凡鲜活的生命感同身受。这套准则适用于传统文学，也适用于网络文学；适配纸质文本，也适配新媒体创作，是十年奖项沉淀出的青年创作标尺。

十年六届，制度化的“握手”完成了从“伯乐一人”到“平台一群”的转变。曾经茅盾先生靠书信、刊物扶持青年；如今一座扎根故里的奖项，持续吸纳科幻、网文、诗歌、评论、散文等多元创作者，让每一种真诚书写时代的文字，都被看见、被认可、被托举。

## 第三次握手

2026年：大文学观下的双向奔赴

如果说1930年的“握手”是精神源头，2016年的“握手”是制度根基，那么2026年桐乡校园里这场“握手”，就是青年写作与茅盾式“大文学观”的深度对话，这是向内破壁、向外远航的重新奔赴。

颁奖典礼后，“破壁与重建：当青年写作遇见大文学观”“茅盾故里话新文”

AI时代文学创作与文艺IP跨界漫谈分享会”等多场论坛开启，围绕的核心命题之一，便是探讨在媒介迭代、技术变革的当下，当代青年如何承接茅盾兼容万象的文学视野。

向内破壁，先打破文体与身份的边界。茅盾当年所处的时代，正是中国文学、社会的大变局阶段，白话文与文言文之争，中外文学交融碰撞，而他始终保持探索姿态，不断尝试不同创作形式，积极吸收外来文学养分。宝树站在故乡的领奖台上感慨：“当下同样是文学剧烈变革的时代，AI、新媒体不断冲击传统形态。茅盾开放包容、勇于探索的精神，放在今天依旧极具指导意义。当代创作者不能故步自封，要打开眼界、多方探索，在新的时代环境里，为文学开辟更多可能性。”



1930年代的茅盾

在座谈会中，宝树还分享了一个生动的观察：十年前科幻中关于AI协作、机器人的构想，如今正迅速成为日常现实。科幻文学并非脱离现实，而是以超越日常的视角，预见和反思未来，打开了另一种可能性的世界，这正是“大文学观”所倡导的。

朱婧主张创作者跳出小我，连通社会，“无尽的远方，无穷的人们，都与我有关系，真正有价值的作品永远连接更多人。”她引用茅盾1921年《文学和人的关系及中国古来对于文学者身份的误认》的话：“就本国而言发展国民文学、民族文学；就世界而言，便是要联合促进世界的文学。”在她看来，这正是“大文学观”的题中之义——破壁要“从小世界走向大时代”。

向外远航，让文学突破纸质边界，走向更辽阔的读者。天蚕土豆借《斗破苍穹》那句“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，莫欺少年穷”赠予台下少年学子，坦言网络文学天然拥有与读者共生的特质，千万读者的真实生活、时代情绪，都是创作源源不断的素材。天蚕土豆的玄幻作品依托情感共鸣实现海外自发翻译，成为网文出海代表；丁墨融合刑侦悬疑与温情叙事，改编剧登陆泰国、俄罗斯，印证了网络文学作为文化“新三样”的传播力；杀虫队队员《十日终焉》摒弃西式博弈符号，融入象棋、二十四节气、北斗七星等中华传统元素；往届获奖者马伯庸、紫金陈的影视改编作品远销海外，让中国式社会叙事、历史故事走向世界。

向前共生，打通人类创作与数字技术的共生之路。飘荡墨尔本在IP漫谈中提及，曾有位读者常年为她校对文稿，后

因病失去认知能力，她依据读者的人生经历创作长篇小说《极光之意》赠予其家人。“AI可以快速生成大纲、润色文字，却无法复刻人与人之间生命共情，这正是文学不可替代的核心力量。”

评论家陈培浩指出，AI只能解决知识和效率，处理不了人类独有的情感与伦理，“文学在加速时代是所有人的定心丸，帮我们认清自我与前路。”宝树也认为，技术迭代持续催生新形态——印刷术催生长篇，网络催生千万字网文，AI也会带来新的叙事可能，但文学的本质是语言，是人的感受力，永远不会消亡。

浙江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、副主席叶彤在致辞中引用茅盾先生的话“文学是时代的反映”，认为文学之所以能够映照时代，正源于它对真实人生的深切关怀——而他所言的真实人生，绝非一人一家的人生，而是一社会一民族的人生。顺着这份“一社会一民族”的书写志向，新时代青年以多元文体输出有温度、有筋骨的中国故事，“大文学观”也正由此完成跨越国界的实践。

颁奖典礼前，获奖者一同在校园草坪种下南天竹，树苗向下扎根泥土，向上向阳生长，恰如当代青年文学。当天还举行了“文润乡土、薪火结对”仪式，王侃、吴玄受聘为嘉兴本土青年作家尤佑、李夏家的导师。作家于博（秦北）把期许赠给茅盾故里的少年：“虽然在台上领奖的是我们，但真正的文学新人是你们。”

颁奖选址茅盾中学，暗合文脉接续的深意。当年茅盾主编《小说月报》时不拘体裁提携新人；如今校园成为颁奖主场，正是把火种直接交到下一代手中。

“提携青年、鼓励文学求新。”沈韦宇的话串起1930年到2026年的线索，“茅盾的文学道路一直伴随着对新思想、新形式的探索。尽管在爷爷的时代，网络文学还不存在，但我相信，如果爷爷在天有灵，一定会为一种新的文学传播形式感到欣慰。”

茅盾当年写给“苦闷”青年的那封信，如今化作千万条网络评论、线下文学对话和跨文化IP故事。文字不再局限于印刷书页，而是流动在屏幕、荧幕、海外翻译平台之间。

三次“握手”，三重跨越，承载的是一条中国青年文学生生不息的长河。变化的，是文学表达的媒介与疆域；不变的，是茅盾留给青年的精神嘱托：为人生，为社会，为民族。

颁奖典礼结束后的草坪上，那株新栽的南天竹在风中轻轻摇曳。台下少年手中的青年小说与茅盾先生的著作并排摆放。

百年文脉流转，三次跨越时空的“握手”终将归于何处。茅盾当年伸出的那只精神之手，如今交到一代又一代青年作家手中。

云山茫茫，“握手”不会停止。属于新一代青年写作者的文学长路，正缓缓铺展在眼前；属于中国的文学故事，正在数字时代抵达更辽阔的远方。



获奖者在茅盾中学种下南天竹

## 云山茫茫与茅盾的三次「握手」

记者 许金艳 戴群  
图片由受访者提供

